



异旅人丛书

余欢

刘瑜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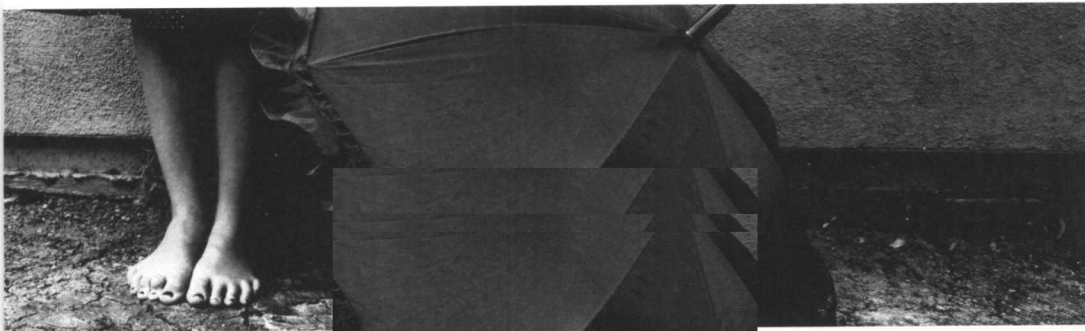
◆ 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异旅人丛书

余欢

刘瑜著



◆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余欢/刘瑜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07.1

ISBN 978-7-5321-3113-6

I. 余… II. 刘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5328 号

责任编辑: 韩 樱

封面设计: 周艳梅

余 欢

刘 瑜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i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i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7.125 插页 2 字数 194,000

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8,100 册

ISBN 978-7-5321-3113-6/I · 2380 定价: 1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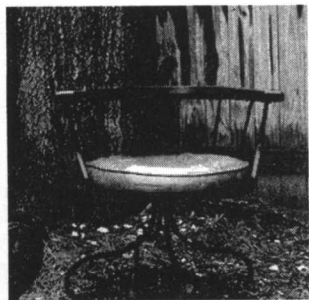


刘瑜，网名 DrunkPiano，网络写手，写小说、随笔、政论。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，现居美国。

封面摄影：〔美〕 Maria McGinley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

content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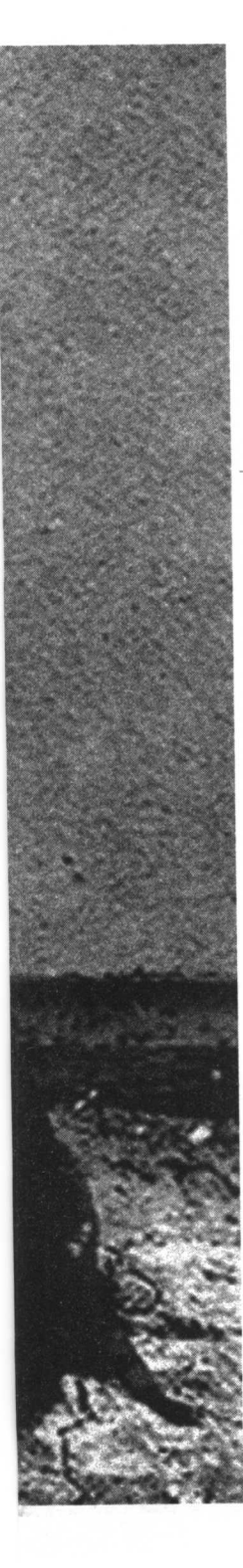
上篇：孤独得像一个星球

1__亲爱的 K (之一)	3
2__小蕾的问题	7
3__如果他今天晚上吻我	10
4__亲爱的 K (之二)	13
5__如果你不那么闷就好了	15
6__世界在他这里,扑了一个空	19
7__当局者迷	22
8__墙	25
9__也许问题在于自由	29
10__亲爱的 K (之三)	34
11__怎么会这么爱一个自己并不爱的人	36
12__我本来是想打电话给你的	40
13__但是——	44
14__洗完澡的小蕾,及偏执的缓慢	48
15__别人的幸福	51
16__IKEA 的红沙发	55
17__如果不可能里有光	58

18__亲爱的 K (之四)	62
19__一平、James 和他自己	64
20__在医院里——	68
21__咖啡馆里的小地震	70
22__Adam 床上的两个陌生人	75
23__一个幸福的星期六下午——	79
24__但是在陈朗眼里——	83
25__亲爱的 K (之五)	89
26__纵然是举案齐眉——	91
27__——仍恐意难平	94
28__怎么办?	98
29__一个星期之后——	102
30__He bomb we put into each other is ticking.	105
31__亲爱的 K (之六)	108
32__生日快乐,或夏季安魂曲	110

content_____目录





下篇：那么，爱呢？

1__一个初秋的夜晚	115
2__另一个初秋的夜晚	119
3__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	125
4__相见欢	129
5__漩涡	137
6__依稀往梦似曾见	144
7__难道——？	150
8__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	155
9__花月夜	160
10__解决	164
11__秋日的私语	171
12__当爱已成往事	175
13__灯火阑珊处	180
14__那你是什么星座？	188
15__欲望函数	194
16__不思量，自难忘	198
17__人潮人海中，又见到你	203
18__事情正在起变化	209
19__人生若只如初见	215
20__最后的抒情	218



孤独得像一颗星球

As Long As a Planet



1 亲爱的 K (之一)

“亲爱的 K……”

陈朗趴上书桌前，鼻尖顶着一张白纸，白纸上写着这句话。

房间里没有开灯，陈朗是故意不开灯的。在她不多的几个朋友中，夜晚算是一个。她有时候这样静静趴着，等待暮色的降临。多么忠实的朋友，陈朗想，从不失约，也不多说话，来了之后，就这样安静地坐着，茶都不喝一口。像一个曾经追求了陈朗一辈子但如今已口干舌燥的情人，那么安静地坐着。无言，无语，无条件。

而且不黏人，陈朗啪地一开灯，它就魂飞魄散。

陈朗啪地一关灯，它又刷地回来，无言，无语，无条件。

除了夜晚，陈朗剩下的朋友分别是：她在波士顿买的印尼杯子，“真他妈烦”这个词，她的红色高跟拖鞋，川霸王牌榨菜，她午夜两点的噩梦，巴赫的 B 小调弥撒……也许还有 K。包不包括周不呢？陈朗没有把握。包不包括小蕾和如意呢？陈朗就更没有把握了。

至于其他人，只是一些浮动的面孔而已，就像陈朗对于他们也是一样。他们在一起吃吃喝喝，嘻嘻哈哈，但怎么也逃不出一一种虚幻的感觉。那热闹，红红绿绿的，多么虚假，像是加到软饮料里的色素。统统的，弱智。

假得跟真的似的。陈朗没好气地想。

但是，K 和所有这些人都不一样。他的不同之处就是，他存在，又不存在。他的不存在给陈朗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空间，而想象力里生长出来的东西最顽强。比如“上帝”，比如“主权”，比如她对 K 的爱情。

5 年前，陈朗第一次看到 K 写的文章。凡是她读懂了的地方，她都很喜欢，凡是她读不懂的地方，她都很向往。那个时候她精神空虚，睡觉的时候想吃饭，吃饭的时候想睡觉，读书的时候想做爱，做爱的时候想读书，并且想发明一种大号的指甲剪，把他们系主任徐老

师的头剪下来。在这个非常困惑的 22 岁的夏天，陈朗决定自己爱上了 K。

那年 6 月，在陈朗作出这个决定一个月之后，她给 K 郑重地写了一封信。她在信里几乎什么也没说，像是东拉西扯地记了一篇日记。不是她这个人喜欢拐弯抹角，而是其实她也没对他产生什么火热的感情。她总觉得真正的爱情不是火热的，而是冷的、硬的、锋利的，有着金属的质地。在这个时候，她还从来没有见过 K。但是她想，我豁出去了。就是他长得像只蟑螂，我也是义无反顾地爱上他了。

她都豁出去了，你想想看。陈朗——她还算漂亮，还算聪明，还算有魅力——但是，她都豁出去了。

7 月，K 给陈朗回了一封信，说到他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妻子，及其他。陈朗也不生气，也不难过，她把这封信放在一旁，静静地吃完了从食堂打来的黄瓜鸡蛋——只是这一回吃得特别干净，前所未有地干净。

她决定把他忘掉。忘掉一个人，太容易了。到 22 岁的这一年，她已经有过各种形式的恋爱——一角恋、二角恋、三角恋、平行四边形恋，不规则多边形恋……她自认为已经饱经沧桑了。每次她都可以把一个人忘得干干净净的，好像用过雕牌洗衣粉一样干净——留下的记忆透明、干净、清香。而这个人，她只看过一篇文章，写过一封信。忘掉他，还不是像拍死一只蚊子一样容易。

但是，莫名其妙地，K 一直时隐时现地出现在陈朗脑海里，好像一块光斑，追随着陈朗，在时间的隧道里飞舞，不刺眼，但也不消失。

第二年春天，陈朗第一次在一个会议上、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了 K。啊，他比自己想象得还要可爱。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像小姑娘，那么灿烂。而且气宇轩昂、谈笑风生——一点也没有一般的学者身上那种畏畏缩缩、犹犹疑疑、啰里巴嗦的气质。小姑娘似的甜美的眼睛，和气宇昂扬的坦荡。陈朗一下子哑口无言了，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人。

他也看见了她，很礼貌地打了一个招呼。那么若无其事，陈朗几乎有些委屈。哪怕眼光

里有一丝的震动也好,陈朗想,但是没有。

就这唯一的一次见面,成为 K 这个人确确实实存在的证据。陈朗捏着这一点证据,继续在时光的隧道里穿行。但是怎么也穿越不了那个甜美而坦荡的微笑了,好像它在延伸,与时间平行。

2000 年,2001 年,2002 年,2003 年,时间像杂草一样疯长,把陈朗的青春蚕食了一大半。在这期间,陈朗研究生毕业、工作、出国,最终稀里糊涂到了纽约。

有一些夜晚,陈朗靠在枕边,周围黑漆漆的。她听见时光走动的声音,窸窣窸窣的,像一个小偷踮起的脚尖。但是它的衣角上有一块光斑,微弱而坚定。K 啊 K,她想。

她并不痛苦,甚至有点喜悦。和遥远的地方、遥远的人有一点神秘的联系,这件事情已经很完整了,并不需要一个悲欢离合的“故事”来画蛇添足。如果他们俩从地平线的两端冲到一起,紧紧依偎在一起,那应当是很 MTV,也就是很傻的吧。她就这么淡、这么淡地想着一个人,好像一个孩子在柜子的最顶端存着一块糖,觉得郁闷时,就搬个凳子,把这块糖取下来,一层一层揭开,尝一口,又放回去。

陈朗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这么需要生活“之外”的东西,也许她对当下的生活有一种厌弃——她对“主流”的留学生很隔阂——无非是成天吃中国饭、聊各种工作的起薪、看 73 台的中国电视、在网上骂“老印”和“老黑”、拼了命地找省钱的 COUPON、对艺术的最高想象力就是去看傻乎乎的百老汇音乐剧、美国人一倒霉就围成一个小圈子幸灾乐祸、平时在生活中跟老美一说话又畏畏缩缩装孙子。土不土啊,真他妈烦。但是她也没有那个兴致死乞白赖地“融入美国社会”,什么 Yankee、J·Lo、Reality Show、Sex and City 的,傻乎乎的,也就是个土土和洋土的区别而已。更不要说吃个 10 块钱的饭,还要在那里吭吭哧哧地你一半我一半的。

美国也有很多陈朗喜欢的东西,比如 Seinfeld,比如河边公园的夏天,比如白人黑人小朋友的睫毛,比如地铁里那些个穿得稀奇古怪的人。但是说到底这些都只是风景画,而不

是生活。生活是需要人来人往的，而陈朗的美国生活，却人迹罕至。

陈朗参加过系里的 PARTY。大家都是三五成群的，说说笑笑。她端着一杯饮料，站在那里，没有人跟她说话，她也不知道跟谁去说话。她试图跟周围的几个人说了几句话——但是她问一句，他们答一句，她再问一句，他们再答一句。第一次，这么漂亮、这么活泼、这么游刃有余的陈朗突然发现自己的存在很多余。于是，她走了。谁稀罕谁呀。什么了不起。以后再也不去系里的 PARTY 了。

陈朗也不是没有外国朋友，但是大家客客气气的，也寒暄，也一起喝咖啡，但就是没有热情。空空洞洞的友谊，在里面喊一声都有回音。

她甚至有过一个美国男朋友 Mike。他们在一起一年多。当初他们应该是很相爱的吧——但是陈朗也记不清。陈朗的坏毛病是，她很健忘，尤其对自己曾经刻骨铭心的东西——好像一个小孩吃什么东西“吃伤了”。原先是最喜欢吃的，“吃伤了”之后，就看都不想再看一眼。

就这样，没有什么中国朋友，也没有什么外国朋友的陈朗，静静地坐在夜晚的怀抱中，昏昏欲睡。孤独敲打着她，好像水滴敲打着岩洞里的钟乳石。滴滴答答，在宁静的黄昏，溅起袅袅的回音。活着是一件多么需要耐心的事啊，陈朗想。

可是为什么还会有“亲爱的 K……”这种没头没脑的信呢？这封刚开一个头的信放在这里已经多久了？一天？两天？一个礼拜？一个月？甚至一年，两年？

我到底想对 K 说什么呢？为什么不是“亲爱的如意……”，“亲爱的小蕾……”，或者“亲爱的爸爸妈妈……”，而是“亲爱的 K……”呢？

陈朗觉得很蹊跷。她吃饭的时候，“亲爱的 K……”在那里，她看电视的时候，“亲爱的 K……”在那里，她在屋子里漫不经心地走来走去时，“亲爱的 K……”还在那里。“亲爱的 K……”悬在她的生活上面，仿佛她整个的生活不知不觉变成了写给 K 的一封信。

2 小蕾的问题

陈朗和杨如意、郭小蕾坐在餐馆里吃饭。像往常一样，小蕾又是在探讨她那根本不存在的爱情。她们之间所进行的所有对话，都已经进行过无数遍了，只是男主角的名字改动一下而已——其内容精确得就像一道计算机程序。

“那你说，我该不该约 Adam 呢？”小蕾问。

“你想约就约呗，反正跟着你自己的感觉走是最重要的。”陈朗背着她自己的台词。

“那女生太主动了，是不是不太好？”

“没什么好不好的，爱情本来就没有什么公式。”陈朗继续背。

“可是我不是那种人啊，我没有那么勇敢。”

“那就算了呗”。如意没好气地说——她实在受不了小蕾了，上个月是 Alex，上个月是 Joe，这个月是 Adam，下个月没准又冒出一个什么 Eric……怎么她生活中的男人就跟例假似的——一个月来一次，一个月也就出现三五天而已。更重要的，这些男人从来就不存在于她的生活当中。完全，完全就是她的想象。永远是这么没完没了。你让她主动，她就告诉你不能主动；你告诉她不要主动，她就告诉你不主动不行。到底有完没完？

“可是如果我不约他，他怎么知道我喜欢他呢？”

“你喜欢他什么？你根本就不了解他！你一共就见过他一次，拜托！”如意提高了音调。

“是啊，就是有感觉嘛！”

“什么感觉？”

“就是觉得他很沉稳啊。”

“其实你只是看上他很帅吧。”

“他是很帅，不过我对很多很帅的人都没有感觉啊。”小蕾窘迫地笑道。

小蕾喜欢笑。她对所有的情绪——尴尬、失落、茫然、紧张、恐惧、甚至悲伤——都用一

种表情来表达，就是：笑。好像她整个的生活就是一个疯子驾驶着的汽车，而笑则是一次一次的紧急刹车。你可以把她的笑理解成一扇门，就是通过这些笑，她向世界敞开了自己。你也可以把她的笑理解成一个锁，就是通过这些绵绵不绝的笑，她把自己锁在了世界之外。小蕾喜欢西方男人——这是她开诚布公地说的。“西方男人比东方男人漂亮”，她说。她说这一点的时候，陈朗和如意有点反感，但又有点佩服。很多人都这样想，但是她竟敢这样说，而且说了之后，还用它来指导自己的爱情生活，好像“漂亮”是生活的最高原则。这样说的，可不是什么手里夹着一根烟、眼神暧昧的文学女青年什么的，而是郭小蕾啊——这个头发永远梳得整整齐齐、说话永远慢条斯理、脸上挂着四季常青的微笑的郭小蕾。

大家沉默下来，专心致志的攻打面前那盘土豆丝。

“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他喜不喜欢我。”小蕾突然又怯怯地说。

“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？一个男人要是喜欢你，肯定会约你的！”如意不耐烦地说道。

“哦，是这样？”

“唉。”

“可是他现在很忙啊，在做 Intern。”小蕾辩解道。

“再忙也可以给自己喜欢的人找到时间。”

“也许他那个人很害羞啊。”

“害羞？小姐，这里是美国！美国男人会害羞吗？”

“嗯，害羞已经从他们的本能中消失了。”陈朗嚼着那口土豆丝，补充道。又觉得自己补充得很残忍，就说，“如果你实在想知道，你就问他嘛！”

“真的？如果是你，你就会问是不是？”

小蕾啊小蕾，陈朗想，好像她生活中——不，她想象中——的每一个男人，都是一场龙卷风，可以把她这个人连根拔起。陈朗真是奇怪——为什么她每一次受伤都可以伤得这么真诚？而每次受伤以后问的问题还和上次一样愚蠢？